



最大的时候就是象群刚刚回到易门之时。最常用的引导方式是“围堵”，也就是用障碍物挡住往北的路，让象群掉头。那时，围堵的区域很广，指挥部调集了300多辆车来做这件事，工作量很大。

“象群本来是一路向北，现在我们要引导它们改朝南走，它们一开始还是很很不习惯的。”杨应勇说，当时象群走入了一个狭小的空间，这是一个很好的围堵环境，人们就把北面的路堵上了。但是象群并不甘心，从那天的凌晨1点到6点，尝试往北面“进攻”了8次，好在最后还是朝南而去。

“人象平安——对于人的平安，只要工作扎实落到细节和实处，我们还是有把握的。难度更大的是象的平安，因为我们没法与它们通过语言交流，只能推测、预判、多花心思。”

最让杨应勇揪心的一次，是象群在易门县十街乡移动时，将要经过当地的一条引水渠。引水渠宽3米、深4米，上面覆盖有盖板，但只有一部分盖板中有钢筋支撑。“我们担心那部分没有钢筋的盖板承受不住大象的重量，会让大象掉进去。”指挥部一方面抓紧想办法调来有钢筋的盖板，另一方面紧急研究应对预案：如果是小象掉进去，用机械可以把它救上来，但要注意母象可能误以为人要伤害小象而攻击人；如果是成年象掉进去，就只能用朝渠内填土的方式让它自己爬上来……最后，人们及时找来了有钢筋的盖板，大象平安路过。

哪里有悬崖峭壁、哪里有沟壑地洞，人们都提前勘察好地形，引导大象躲避。“如果大象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向南，那么我们要引导它们不上磨盘山、也不上哀牢山，因为这两个都是海拔较高、地势陡峭的区域。”杨应勇说。

让大象一路“吃饱吃好”也是指挥部关心的事。象群南移到富良棚乡后，当地农田主要的作物是烤烟，这是大象不吃的；少数玉米长得还比较小，不够大象吃。指挥部为此采购了4吨玉米，分次择机投喂给它们。“天天从监控画面里看着它们已经一个月了，我感觉，与5月底到峨山县城时相比，大象们长胖了。这样我们就放心了。”他感慨道。

象群进入峨山、易门两县一个多月以来，前线指挥部跟着它们一路奔波，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保护、引导的经验，指挥部把它们总结出来后，以这些实践发生的地点为之命名。

例如，大象深夜经过大龙潭乡绿溪村下属的4个村民小组，当村民提前在村口投喂了足够的食物，大象就会吃掉这些东西然后平和地离开村庄。大象在爬山途中没吃饱，就让它们在村口吃饱，这样它们进了村子也不会有什么問題——这是“绿溪经验”。

而“绿溪经验”之所以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村民都回到房子里的二层或以上，保持安静和灯光熄灭，让象群不被打扰地快速通过——这个办法是在之前十街乡的着母旧村民小组成功奏效的，因而被命名为“着母旧经验”。随着经验的不断累加，人们对如何与这群亚洲象打交道的信心，越来越足。

有时需要从不成功的尝试中吸取教训。比如之前象群经过玉溪市红塔区时，人们曾经给它们投喂了4吨的食物，结果发现大象吃得太饱后反而在原地不走了，似乎还在等着下一步投喂。这之后，指挥部在投喂量上就特别注意适度，既不让大象饿着，又不让它们撑着，而是让它们吃得刚刚好，接下来可以继续前行。

有时也需要一点“冒险”。比如专家出于安全考虑，让护象队在距离象群至少300米的地方投食。可是，现实中有时大象会注意不到这些食物。那么，把投食点稍微往前推进50米是不是可以呢？只要确保安全，同时可以让大象发现食物的概率增加一点，人们还是在小心尝试。

6月24日，象群刚刚进入富良棚乡的范围，处于南面的同属峨山县的塔甸镇以及更南面的新平县都派出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前线指挥部，不仅坐下来学习经验，更跟着当地的各护象工作小队奔赴野外实际观察操作流程。当象群再往南移动到这两处地域时，当地的人们应对起来就心中有数了。

当象群在徘徊时，人们其实不是没有想过它们在当地长期停留的可能，并且已经为它们考察了一些可能的栖息地。例如，十街乡的十街河流域，有水源有食物；但是森林较少，大象的活动区域不够。附近的绿汁江河谷区域，同样能保证水源和食物，而且有天然的地形屏障可以与人群分隔，然而同样是活动区域较小……目前看来，还是南面的普洱、西双版纳更适合它们的生存。

在人们的引导下开始南移后，象群曾经在易门县和峨山县之间迂回；经过富良棚乡南下进入塔甸镇后，它们又一度朝东北方向折返。指挥部的随队专家也无法下结论，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怎么想。

“对大象是要引导，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对于它们南移的路线，我们可以规划，但不能强迫。大象有时走得慢一点，迂回盘旋一点，我们就耐心一点，不可操之过急。”在指挥部的一次各级工作人员参加的沟通大会上，杨应勇向所有人强调。

他其实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护象工作“常态化”。或许，在未来的长久一段时间里，这里的人们都要学着如何和行走着的野生亚洲象和谐相处、共生共荣。■